

Daig 與方言社會學

Dr Alexander Ressos, TEP

Attorney-at-Law (Switzerland), Solicitor (Hong Kong),

Solicitor (England & Wales)

在城市內部，方言長期以來就存在社會分層。早期文獻區分了兩種言語：一種是古老望族的言語，因其中許多家族居住在聖阿爾班區而常被稱為 *Dalbe-Dytsch*；另一種是小巴塞爾及工業郊區的手工業者、工人和新移民的言語。¹望族變體的特點是發音考究，詞彙中保留了大量法語藉詞，禮貌用語即便在一代人以前聽來也已顯得老派。它是歸屬於 *Daig* 的標誌——即由相互聯姻的家族構成的網絡，其在巴塞爾經濟史中的作用已在 C 編中討論。

這類社會方言所發揮的功能，與親屬網絡本身的功能頗為相似。它使群體成員得以相互識別，並劃出一道新來者難以逾越的界線。它還承載著一套關於什麼可以說、什麼必須避而不談的規範。在巴塞爾的望族之家，低調文化有其語言形式：不願談論金錢，偏好間接表達，避免誇耀性的詞彙。²在這種環境中培養出來的銀行家，在學習本行產品的同時，也學會了客戶期望被稱呼的語言，以及迴避某些話題時所需的分寸。

望族社會方言作為一種活的言語形式已基本消失。它的衰落伴隨著 *Daig* 作為封閉社會結構的衰落，C 編對此已有描述：政治的民主化，經濟向外來經理人開放，與其他城市和國家的家族通婚，以及教育的國際化。老家族中的年長成員仍說著一種被其孫輩視為古雅可愛的方言。其中某些表達在狂歡節團體和行會的詞彙中

得以存續。³ 語言作為歸屬標誌的社會功能已轉移到其他標誌上：就讀於特定的中學和大學，加入特定的社團，以及流利掌握英語——在當今金融業，英語標誌著國際經驗，正如法語曾經標誌著十八世紀精英的教養一樣。

望族社會方言的歷史也表明，巴塞爾的精英始終是多語的。十八世紀，*Daig* 的商人用法語與其在里昂、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夥伴通信。他們中許多人將兒子送往瑞士法語區或法國接受教育。⁴ 方言服務於家庭和城市的親密關係；法語是商業和高雅社交的媒介；標準德語則用於書面寫作和學術。這種分層的多語格局構成了當今狀況的歷史背景：如今，英語已在很大程度上接替法語，成為國際商務的語言。

1 註釋

1. 關於巴塞爾老家族的社會方言（*Dalbedytsch*，得名於聖阿爾班區 *Dalbe*）及其與其他社會群體言語的區別，參見 Suter, *Baseldeutsch-Grammatik*, 1992，導言；以及有關巴塞爾社會的通俗文獻。該術語及其界定有待核實。
2. 關於巴塞爾望族的低調文化，參見 C 編第二章及其所引文獻；關於城市精英中社會方言與社會封閉之間的關聯，參見繼 Pierre Bourdieu 之後的社會語言學文獻，*Ce que parler veut dire*, Paris 1982。有待核實。
3. 關於巴塞爾傳統望族社會方言的衰落，參見 Suter, *Baseldeutsch-Wörterbuch*, 1995 中的觀察，以及有關巴塞爾方言的通俗文獻。有待核實。

4. 關於十八世紀巴塞爾商人家族在通信和教育中使用法語的情況，參見 C 編所引巴塞爾經濟史文獻；關於作為瑞士德語區教育制度的“法語區遊學年”（Welschlandjahr），參見 HLS，詞條“Welschlandaufenthalt”。有待核實。

僅供一般參考。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，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，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。

網上版本：hk.helveticaregister.com/basel-the-dialect-and-the-sociology-of-the-dialect